

假如请人吃饭，横考虑竖考虑：饭店定在啥地方；价位多少最合适；苏浙菜还是广东菜、四川火锅还是日韩料理；喝红酒还是白酒的……很明显，依请的肯定不是兄弟。请兄弟根本不用精心挑选，不用提前通知。兄弟是可以一个电话随叫随到的，而“赤膊兄弟”更可以在“苍蝇馆”或者路边大排档从从容容对酌：一碟猪头肉，两只鸡脚爪，三斤小龙虾，四瓶嘉士伯，喝得昏天黑地，一醉方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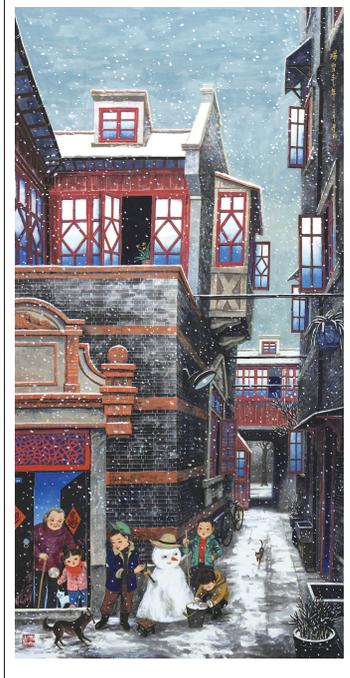
当然，这只是举个例子。兄弟不都是整天吃吃喝喝的，否则就成了“酒肉朋友”了，不在一个频道上了。其实，要分清“酒肉朋友”与兄弟很简单，看酒后再买单的细节就“煞勒似清”。酒足饭饱，到了买单辰光，哇啦哇啦高声叫着“我来，我来”，却慢吞吞不摸手机或者皮夹子的，肯定是“酒肉朋友”；而闷声不响，借口去趟卫生间，却悄悄买了单的，一定是兄弟。还有的，咋咋呼呼，有事没事欢喜呼朋唤友，狠狠小老酒，狠狠大浪花，自以为，蛮“老翘”呢，这不叫兄弟，叫逢场作戏。

兄弟

杨锡高

有段辰光，阿四老婆经常吹吹“枕边风”，说哪天跟阿济喝酒时“豁豁颜色翎子”，叫他提拔提拔。阿四马上“板面孔”，说我阿四几斤几两心里有数，根本勿是当干部的料，要是提这种“野胡弹”要求，兄弟就“没得做”了。其实，阿济对阿四的情况“煞煞清”，虽然阿四一直在车间“闷声勿响”当工人，但他技术好，做出来的产品“挺括”，所以阿济会在技术专长方面关心阿四的职业生涯。

五十岁那年，阿济得了尿毒症，只有换肾才能救命。可是，肾源紧缺。阿济太太愿意为爱情“牺牲”一个肾，但是两人的血型勿一样。阿济有个同胞兄弟，血型相同，但他打死也不愿意捐肾。关键时刻，阿四冲了出来，去医院一检查，各项指标都符合要求，于是阿济获得了重生。阿济太太感动得梨花带雨，拉着阿四的手久久不放，阿济拥抱着阿四哽咽着只说了一句：“不是兄弟胜似兄弟！”



瑞雪丰年 (重彩画) 李守白作



去年虽遇疫情肆虐，却也做了些事情。其中三件，值此除旧迎新之际，想来还觉得有些美滋滋的。三件事都与诵读有关，让我一一道来。

一件事是诵读议论文。一次，教委、语协、教育发展基金会举办人民教育家于漪教育思想的传播弘扬活动，邀请了建华和我当场朗诵了于老师的两篇论文。于老师献身教育一生，写下的文章很多，虽然不是文学作品，但读来条分缕析，亲切恳挚，很能吸引听众，取得了良好效果。后来又调动一些朗诵艺术家和教师，录制了50篇作品，传播开来，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去年是陈云同志诞辰115周年。陈云纪念馆举办了有关活动，邀请我朗读了陈云同志一篇讲话，讲的是思想认识问题，无情节，也无艺术形式，但听来感到真切贴近，颇含沟通之情。

三件事,美滋滋……

过传忠

两次诵读使我想到了，长期以来，我们朗诵的作品都限在文学范围内，其实，作为心灵的沟通，非文学作品有时也可以诵读。有些文件、讲话、论文、不也颇具口头语言的优点和特色吗？今年是建党一百周年，又是宣传“四史”活动蓬勃开展之际。百年以来，我们的领导同志、知名人士、专家学者、功臣模范……不都有一些饱含特色思想感情的作品值得我们诵读吗？于是，经过语协、朗诵协会等方面多次讨论，考虑举

遇到喜欢的书，我要磨洋工的。好书如益友，总想和她多处一会儿，今天看一点，明日读一段，我称之为佳篇有约。

佳篇有约

周珂银

当年读萧红的《呼兰河传》，有一个大泥坑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书中描绘那个泥坑有五六尺深，下雨那泥浆好像粥一样，下雨，那泥坑就变成河了。于是，围绕这个泥坑，萧红写得热热闹闹而又险象环生。忽而马车翻进了泥坑，车夫爬了出来，马却上不来；忽而鸡鸭淹死在泥里，猪狗又掉进泥坑；继而小孩也掉了下去——一年之中抬车抬马，在这泥坑上不知抬了多少次。我一边看“热闹”一边在生气，既然这个坑子祸害不浅，为何就没有人填了它，呼兰河虽说是一个小城，也该有官府吧，即使没人肯做“公益”，那些个

2020年12月28日，就在雪莉走了两天后伦敦突然传了噩耗，说著名钢琴家傅聪因为染上新冠病毒不治病逝。顷刻间网上出现了铺天盖地的纪念文章，从各个角度回忆傅聪，这不禁让我想起我们上海大剧院开幕前后与这位钢琴大师的交往。

1996年春节后，我们即通过有关朋友开始考虑要请傅聪来大剧院举行音乐会，因为当时还没有像现在这样通讯联系方便，只能靠打长途电话或者传真联系。大剧院是1998年8月27日正式开业的，演出的是中央芭蕾舞团的《天鹅湖》，后来又有歌剧《阿伊达》。10月18日，傅聪作为第一位钢琴家登上了大剧院舞台，演奏了他最拿手的肖邦作品：24首前奏曲及夜曲、玛祖卡、叙事曲等，音乐会非常成功，大师一再谢幕欲罢不能，毕竟上海的朋友已经很久没有听到傅聪的演奏了。那天来了许多傅家的亲戚朋友，为此，大剧院破例让他们全聚到后台的贵宾厅与傅聪见面，场面温馨热烈。但我心里一块石头终于落地！

傅聪挑琴一丝不苟

钱世锦

这块石头就是傅聪演奏用的钢琴。当时大剧院刚刚开幕，此前上海市政协委员由光辉先生主动提出要给大剧院赠送一架斯坦威九尺独奏用钢琴，并且委托旅居纽约的钢琴家许斐平去斯坦威仓库挑琴。许是我的老朋友，他在电话里告诉我运到上海的琴是从30多架中挑选出来的，质量非常好。

傅聪是音乐会前两个星期，我们安排他从伦敦飞来上海的，根据他说的自己手的情况，我们特地通过卫生局为他请医生每天进行治疗。雪莉介绍他住进锦江饭店贵宾楼的套间，平时练琴就在雪莉锦江公寓楼她家里。对大剧院的新琴，傅聪试过后感触键有些问题，需要请调音师来整理，但上海的师傅弄过以后他仍旧不满意，就对我希望请在纽约的、原来上海交响乐团的调音师郑卫归来重新整理。郑师傅我当然认识，立即给他电话说，已经给他买了机票请他马上飞回来，就当是一次探亲吧！此时我真的感觉傅聪对演奏用琴可谓苛刻，一定要自己满意为止。郑卫国调音时傅聪就陪在旁边，不断提出要求，郑师傅也十分耐心，搞了好几个钟头，总算可以，于是傅聪就在这架琴上练习，可是我心头的石头并没有完全落地。

果然两天后傅大师又问我，上海还有没有其他的斯坦威琴？我明白他依旧对这架新琴不满意，于是就我所知告诉他上海的情况。一会他突然说：我记得以前在上海音乐厅用过一架斯坦威不错的，能不能去看看！既然如此我不是马马虎虎的音乐厅，约好去看琴的时间。不知不是一种怀旧心理，他对音乐厅的琴居然非常认可，决定他的独奏音乐会就用音乐厅这架斯坦威！如此来回“折腾”，却让我对他追求完美和一丝不苟的精神充满敬意！

事情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大师驾鹤西去，天堂里一定会有他的琴声！

暖意

王志良

寒潮袭来，德州路上三岁萌娃却独自外出，迷路在外，好心人送至警署。警察一家又一家商铺询问，未果。有人认出萌娃是小区某号的，警察带孙至警署确认。确认后，三岁萌娃敬礼感谢，警察感动不已。刺骨冷风里，斑马线前，绿灯。一老妇缓缓行走在斑马线上。行至半道红灯亮，但靠近老妇一侧该通行的汽车，仍静静不动，等待老妇慢慢走过，众车方行。扫街后的环卫工，小憩时冻得瑟瑟发抖。便利店老板出来招呼：师傅，外面风大，到店里喝杯热水暖和下。寒潮下暖意涌动。

拿俸禄的焉能等闲视之？好在萧红没有卖关子，她给出了答案。

“总共这泥坑子可施给当地居民福利有两条：第一条，常常抬车抬马，淹鸡淹鸭，闹得非常热闹，可使居民说长短道短，得以消遣。第二条就是猪肉的问题了，若没有这泥坑子可怎么说吃瘟猪肉呢？吃是可以吃的，但怎么说法呢？真正说是吃瘟猪肉，岂不太不讲卫生了吗？有这泥坑子可就好办了，可以使瘟猪肉变成淹猪，居民们买起肉来，第一经济，第二也不算不卫生。”可见这里的居民是需要借口将瘟猪肉当做淹猪来食用的。

这样的“福利”之说令我吃惊，转而又思，以书中的叙事背景，又合情合理，正因为合情合理愈加让我震撼。一个地方再怎么要热闹总不至于拿生命作消遣吧。怨吾愚钝，如若不点明，以我个人的生长环境和年代，仅凭有限的想象恐怕不足以令我震

撼。一个人的生命有限，而书的功能恰恰可以突破这种局限，在有限的人生中拓宽生命的维度，跨越时空，解读不同年代不一样的人生，可以从别人的角度去重新思量。

如果说萧红的点明令我顿悟，那么有的作品，你只需走进便能感受到。比如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以魔幻的手笔，勾勒出一个光怪陆离的孤独世界。一座与世隔绝的小镇；一个陷入怪圈的家庭，甚至一些有趣的想象都散发着孤独的气息。这些元素的构成，使接下来书中人物所有的怪癖行为不足为奇。书中重要人物阿玛兰姐，因备受爱情困扰，心理扭曲，终身难以治愈，常年以编织消磨时光，白天织晚夜拆，且做且毁，似乎永远没有完工的时候。那种深入骨髓的孤独，力透纸背，读起来令人毛骨悚然。书中的经典语录，如“生命从来不曾离开过孤独而独立存在”，或“一个幸福晚年的秘诀不是别的，而是与孤寂签订一个体面的协定”等等。它们不仅广为流传，更有着令人反复咀嚼的魔力。

优秀的作品妙就妙在能点中穴位，挠到痒处，该说的说白了，不说的你也自会明白。

读书一旦形成习惯，便会上瘾，于我而言，上瘾不代表沉溺，也谈不上深陷，只是觉得身边要有这么一件东西，可以陪伴，有所期待。捧一本书，泡一壶茶，磨磨蹭蹭地读，茶墨香默默如一味定心丸。此时，心静性闲，好像抱着一个储蓄罐，不急用，但那份满足和踏实，呵呵，只有自己晓得。

七夕会

期待温暖重回书桌！

态度不好，混日子，我是认的。”说着，小公主轻轻地在我脸上亲了一口，脸上露出了微笑。

我继续问：“最近爸爸妈妈经常性地骂你，有时还打了你，你怎么想？”“我觉得自己就是一块小海绵，你们把气撒在我身上，我只能像小海绵一样吸收，也不知道释放到哪里。”“那为什么我看你第二天早上起床总是乐呵呵的呢？”“第二天早上起床，我就把海绵里的压力都释放了，不过昨天晚上复习的那些错题有时也会偷偷释放时漏下去了。”听着她看似随意且无奈的诉说，我的眼眶也湿润了。我背过去，不让她看到，她还是双手捧着着我的脸，把我的头扳回来，又亲了我一下。

孩子的内心比我们家长强

加班晚归，一推开门，妻子像往常一样陪着孩子坐在书桌边，以高分贝的吼叫声训斥着小公主，小公主低着头，噘着嘴，手指纠缠着互相拨弄。“太不认真了”“你到底想不想学下去”“讲了多少遍，怎么还是这样”，这些话已经成为高频度出现在耳边的语句。小公主瞥了我一眼，动了动嘴，仿佛嘟囔着一句什么，接下来又是接受“更猛烈的训斥”。经验告诉我，妈妈生气时，我最好乖乖的。

一转眼十点了，我终于听不下去，三步并作两步来到书桌前，“好了，十点了，不要弄了，学习本应该是快乐的事情，现在弄得大家都不开心，不做了。明天考得差

又如何呢！”妻子恶狠狠瞪我一眼，把手上的卷子拍在桌上，“好，休息，我不管了。”甩手而去。完了，这下搞大了。

这两年，我换了工作后越来越忙，指导孩子学习的任务逐渐过渡到妻子身上。她全身心投入，把所有的时间精力都奉献给了孩子。清晨还没起床，妻子便会把昨晚复习的内容随机问小公主几句。日间，妻子会时不时转发孩子教育的信息给我。晚上简餐后，她便投入到孩子的作业指导中去。她俨然已经成为一名基础教育专家。

妻子愤怒地甩手而去，我逐渐冷静下来，把小公主叫到身边。我指导她把题目搞懂后，让她站在我面前，我双手伸

到她背后搂着她，她放松下来靠在我的手掌心里。“你到底做了什么让妈妈这么生气？”“妈妈讲了两遍，我还是不懂，妈妈的声音就上去啦。我不敢说，一

小海绵的挣扎与释放

戴冰

说，妈妈声音就更高了，好怕人。”小公主轻声诉说着，泪水已经在眼眶里打转了，“我是有不对，容易开小差，荡辰光，妈妈骂得对，可是有时我真的不懂，妈妈还是那样骂我，我就赌气，就不听。”“你和我讲课时，我不懂的，你会换一种方法和我讲，讲着讲着，我就听懂了。你骂我打我主要是因为学习

养育